

本足
王陽明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79B

王陽明詩集目錄

卷一 賦騷詩 (原卷十九外集一)

賦騷七首……………一

太白樓賦(丙辰)……………一

九華山賦(壬戌)……………二

吊屈平賦(丙寅)……………三

思歸軒賦(庚辰)……………四

咎言(丙寅)……………四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五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五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

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六

遊牛峰寺四首(牛峰今改名浮峰)……………六

又四絕句……………六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六

山中立秋日偶書……………七

夜雨山翁家偶書……………七

尋春……………七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七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七

夜宿無相寺……………七

題四老圍棋圖……………八

無相寺三首……………八

化成寺六首……………八

李白祠二首……………八

雙峰……………九

蓮花峰……………九

列仙峰……………九

雲門峰……………九

芙蓉閣二首……………九

書梅竹小畫……………九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

王陽明詩集 目錄

東時作)	九
登泰山五首	九
二	〇
三	〇
四	〇
五	〇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〇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 王事時作)	一
憶龍泉山	一
憶諸弟	一
寄舅	一
送入東歸	一
寄西湖友	二
贈陽伯	二
故山	二
憶鑑湖友	二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	二

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二
不寐	二
有室七章	二
讀易	三
歲暮	三
見月	三
天涯	三
屋罅月	三
別友獄中	四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 貴陽龍場驛作)	四
答汪抑之三首	四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 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 子作八詠以答之	四
其二	四
其三	五
其四	五

其五	一五
其六	一五
其七	一五
其八	一五
南遊三首	一五
其二	一六
其三	一六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六
其二	一六
其三	一六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	一六
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六
其二	一六
其三	一七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	一七
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一七
其二	一七
其三	一七

因雨和杜韻	一七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一七
南屏	一八
臥病靜慈寫懷	一八
移居勝果寺二首	一八
憶別	一八
泛海	一八
武夷次壁間韻	一八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一九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巖星士	一九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一九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	一九
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一九
過分宜望鈴岡廟	一九
雜詩三首	一九
其二	二〇
其三	二〇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二〇

王陽明詩集 目錄

夜宿宣風館……………二〇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二〇
宿萍鄉武雲觀……………二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二一
長沙答周生……………二一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
友生麗澤與感伐木寄言二首……………二一
其二……………二一
遊嶽麓書事……………二二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二二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二三
去婦嘆五首（楚人有間於新娶而
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
居懷綉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
悲之爲作去婦嘆）……………二三
羅舊驛……………二四
沅水驛……………二四
鍾鼓洞……………二四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二四
清平衛卽事……………二五
興隆衛書壁……………二五
七盤……………二五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二五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二五
謫居絕糧請學於農將田南山永言
寄懷……………二六
觀稼……………二六
採蕨……………二六
猗猗……………二六
南溟……………二六
溪水……………二六
龍岡新構……………二七
諸生來……………二七
西園……………二七
水濱洞……………二七
山石……………二八

無寐二首	二八
其二	二八
諸生夜坐	二八
艾草次胡少參韻	二八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二八
鸚鵡和胡韻	二九
諸生	二九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二九
別友	二九
贈黃太守樹	二九
寄友用韻	三〇
秋夜	三〇
採薪二首	三〇
龍岡漫興五首	三〇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三一
老檜	三一
却巫	三一
過天生橋	三一

南霽雲洞	三一
春晴	三一
陸廣曉發	三一
雪夜	三一
元夕二首	三一
家僮作紙燈	三一
白雲堂	三一
來僊洞	三一
木閣道中雪	三一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三一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三一
次韻陸僉憲元日春晴	三一
元夕木閣山火	三一
夜宿汪氏園	三一
春行	三一
村南	三一
山途二首	三一
白雲	三一

王陽明詩集 目錄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三五
寄徐掌教	三五
書庭蕉	三五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三五
南菴次韻二首	三六
觀傀儡次韻	三六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三六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三六
贈劉侍御二首	三六
夜寒	三七
冬至	三七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三七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三七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三七
次韻胡少參見過	三八
雪中桃次韻	三八
舟中除夕二首	三八
澈浦山夜泊	三八

過江門崖.....三八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

韻壁間.....三八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三九

閣中坐雨.....三九

霽夜.....三九

僧齋.....三九

德山寺次壁間韻.....三九

沅江晚泊二首.....三九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四〇

睡起寫懷.....四〇

三山晚眺.....四〇

鵝羊山.....四〇

泗州寺.....四〇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四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四一

卷二 詩 (原卷二十外集二)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尹作）	四一
遊瑞華二首	四一
其二	四一
古道	四一
立春日道中短述	四一
公館午飯偶書	四二
午憩香社寺	四二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四二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四二
別方叔賢四首	四二
白灣六章	四二
寄隱巖	四三
香山次韻	四三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四三
別湛甘泉二首	四三

其二	四四
贈別黃宗賢	四四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四
四明觀白水二首	四四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四四
又用曰仁韻	四五
書杖錫寺	四五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四五
梧桐江用韻	四五
林間睡起	四五
贈熊彰歸	四五
別易仲	四六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四六
龍蟠山中用韻	四六
瑯琊山中三首	四六
答朱汝德用韻	四六

王陽明詩集 目錄

送惟乾二首	四七
別希顏二首	四七
山中示諸生五首	四七
其二	四七
其三	四七
其四	四八
其五	四八
龍潭夜坐	四八
送德觀歸省二首	四八
送蔡希顏三首	四八
贈守中北行二首	四九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 三首	四九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 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四九
滁陽別諸友	五〇
寄浮峰詩社	五〇
棲雲樓坐雪二首	五〇

與商貢士二首	五〇
其二	五一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 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五一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五一
與徽州程畢二子	五一
山中懶睡四首	五一
題灌山小隱二絕	五一
六月五章	五一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五二
書扇面寄館賓	五二
用實夫韻	五三
游牛首山	五三
送徽州洪從承瑞	五三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懷見次韻奉 答二首	五三
送諸伯生歸省	五三
寄馮雪湖二首	五四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五四
題王實夫畫	五四
贈潘給事	五四
與沅陵郭掌教	五四
別族太叔克彰	五四
祭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五五
登閱江樓	五五
獅子山	五五
遊清涼寺三首	五五
其二	五五
其三	五五
寄張東所次前韻	五六
別余縉子紳	五六
送劉伯光	五六
冬夜偶書	五六
寄潘南山	五六
送胡廷尉	五六
與郭子全	五七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五七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五七
贛州詩三十二首（正德丙子年九月 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五七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汀道中有 感	五七
回軍上杭	五八
喜雨三首	五八
聞日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子歸二 首	五八
祈雨二首	五八
還贛	五九
借山亭	五九
桶岡和邗太守二首	五九
通天巖	五九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五九
又次陳惟濟韻	六〇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六〇

王陽明詩集 目錄

一〇

圓明洞次謙之韻	六〇
潮頭巖次謙之韻	六〇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 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 贈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六〇
忘言巖間二三子	六〇
留陳惟濬	六一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六一
茶寮紀事	六一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六一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 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 留此作二首	六一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六一
夜坐偶懷故山	六二
懷歸二首	六二
送德聲叔父歸姚（并序）	六二
示憲兒	六三

贈陳東川	六三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乙卯年奉 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 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作）	六三
鄱陽戰捷	六三
書草萍驛	六三
西湖	六四
寄江西諸士夫	六四
太息	六四
宿淨寺四首（十月至杭王師遣人 追甯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 西湖）	六四
歸興	六五
卽事漫述四首	六五
泊金山寺（十月將趨行在）	六五
舟夜	六六
舟中至日	六六

阻風	六六
用韻答伍汝真	六六
過鞋山戲題	六六
楊邃菴待隱	六六
其二	六七
其三	六七
其四	六七
其五	六七
登小孤書壁	六七
登蠓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六七
二詩弘治壬戌年作誤入此	六七
望廬山	六八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卽席次答五首	六八
其二	六八
其三	六八
其四	六八
其五	六八

元日霧	六八
二日雨	六九
三日風	六九
立春二首	六九
遊廬山開元寺	六九
又次壁間杜牧韻	六九
舟過銅陵野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	六九
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七〇
山僧	七〇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七〇
觀九華龍潭	七〇
廬山東林寺次韻	七〇
又次邵二泉韻	七一
遠公講經臺	七一
太平宮白雲	七一
書九江行臺壁	七一
又次李僉事素韻	七一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七一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七二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 來尋者……………	七二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七二
白鹿洞獨對亭……………	七二
豐城阻風（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 幸免）……………	七二
江上望九華不見……………	七二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野冒雨登山人 多笑之戲作歌……………	七三
遊九華道中……………	七三
芙蓉閣……………	七三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七四
其二……………	七四
其三……………	七四
其四……………	七四
登蓮花峰……………	七四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七四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七四
雙峰遺柯生喬……………	七五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七五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七五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 雨三首……………	七五
文殊臺夜觀佛燈……………	七五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七五
勸酒……………	七五
重遊化城寺二首……………	七六
遊九華……………	七六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 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 清明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七六
巖頭閑坐漫成……………	七六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七七
其二……………	七七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	七七

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七七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七七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七八
	賈胡行	七八
	送邵文質方伯致仕	七八
	紀夢（井序）	七八
	無題	七九
	遊落星寺	八〇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八〇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八〇
	睡起偶成	八〇
	立春	八〇
	遊廬山開元寺	八一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八一
	月下吟三首	八一
	月夜二首	八一
	雪望四首	八一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八二
	其二	八二
	其三	八二
	歸懷	八二
	啾啾吟	八三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八三
	歸興二首	八三
	其二	八三
	次謙之韻	八三
	再遊浮峰次韻	八三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八四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八四
	碧霞池夜坐	八四
	秋聲	八四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八四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八五
	秋夜	八五

夜坐……………八五

心漁歌爲錢翁希明別號題（錢翁
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八五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八五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八六

書扇贈從吾……………八六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
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
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
同宿雲門僧舍……………八六

山中漫興……………八六

挽潘南山……………八六

和董蘿石菜花韻……………八六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八七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八七

示諸生三首……………八七

答人問良知二首……………八七

答人問道……………八八

寄題玉芝菴（丙戌）……………八八

別諸生……………八八

後中秋望月歌……………八八

書扇示正憲……………八八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八八

中秋……………八九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
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
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
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八九

其二……………八九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
田之亂）……………八九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八九

復過釣臺……………八九

方思道送西峰……………九〇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
并示書院諸生……………九〇

德供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	九〇
并寄及之	九〇
寄石潭二絕	九〇
長生	九〇
南浦道中	九一
重登黃土腦	九一
過新溪驛	九一
夢中絕句	九一
謁伏波廟二首	九一
破斷藤峽	九二
平八寨	九二
南寧二首	九二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 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 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 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尙也詩以嘉之	九二
題甘泉居	九二
書泉翁壁	九三



王陽明詩集

卷一 賦騷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于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峰；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巨廬之雲松。嘸昔人之安在今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詎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顛領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浚浚；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麴蘖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親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驚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兢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兮澹平野。憑

高樓令不見，舟楫紛令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蒙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邃谷，掬金沙之清漈。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窟。吊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關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躡，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熇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峰。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峴岬，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峭，鑑琉璃之浩淼，沿東陽而西歷，飡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葛，失陽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屨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香陽，泛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墮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黃袍，休圓寂之幽俏。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鸞鷲，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檝，護山囓其驚飛，怪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夙參蔽於冥杳。碧鷄噉於青林，鸚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膠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蘊葆。躡三遊而轉青嶂，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徐斲斲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累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颺，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寥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飄，開仙掌於嶽嶽，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蹇崇臺，見參錯

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窟菽；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罷鳴，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迴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隴而曝朮，雜精苓之春苗，邀子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溘辭予而遠去，颯霞裙之飄飄，復中峰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厖鷲，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獠，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纆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詣於鶴鶴，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薜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被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喙之啾啾，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列仙之所逃，九華之矯矯，吾將於此巢，匪塵心之足攬，念鞠育之劬勞，苟初心之可紹，永矢弗撓。」

吊屈平賦（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吊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颺颺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泊湛椒醕，令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生，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欽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頽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唳唳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羣跳躡，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滅，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爛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邀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睇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嶂亦焚，讒鬼

攬戮今快不酬。冤歷千載。今耿忠愍。君可復。今排帝闈。望遁跡。今循陽。其罹囚。今其佯以狂。艱貞。今晦明。懷若人。今將子退藏。宗國淪。今摧腑肝。忠憤激。今中道難。勉低回。今不忍。嗚呼。自沉。今心所安。雄之謫。今讒喙。衆狂。稗。今謂。曩揚。已爲魁。爲魁。今爲讒。媵妾。曩視。若鼠。今佞。頽有泚。曩舉。今雲中龍。疥。曩。今飄風。橫四海。今倏忽。駟玉虬。今上衝。降。今大壑。山川蕭條。今濟寥廓。逝。今去。今無窮。懷故都。今蜷局。亂曰。日西夕。今沅湘流。楚山嵯峨。今無多秋。曩不見。今涕泗。世愈隘。今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靡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有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翬翬也。而不免於啾啾焉。嘒嘒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佞倭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今歸今。又奚疑今。吾行日非今。吾親日衰今。胡不然今。日思子旋今。後悔可遷今。歸今歸今。二三子之言今。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情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暝明月之生隙。風啾啾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懜恍兮，目窅窅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子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取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子之衷。子匪戚於累囚兮，特匪子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子駕其安止兮，終子去此其焉從。孰躑躅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許以爲直。辭婉孌期巷遇兮，豈子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子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苟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一子年將中，歲月道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入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脩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閣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離居路脩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兮。窅窅兮，澗道曠兮，松落落兮，葛纍纍兮。猿猱啾啾兮，鶴怨羣兮。山鬼費嘯兮，下上煙霏兮。風孺孺兮，桂花落兮，草萋萋兮。春日遲兮，葺子屋兮，雲間荒子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擾麋鹿兮，無駭我場。解子綬兮，鍾阜季子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兮。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子樅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探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

罪今，天無咎民，撫巡失職，今罪在予臣。嗚呼！盜賊今爲民大屯，天或罪此今，赫威降噴。臣則從罪今，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今，天何遽怒？油然而興雲，今雨茲下土，情罪曷逋，今哀此窮苦。

歸越詩二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峰。猛虎踞厓如出柙，斷鱗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尙有蹤；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峰。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飈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蹤；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峰，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峰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薜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他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鶯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峰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寒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餐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人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峰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得有賀公情。白龜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妝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峰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王陽明詩集 卷一

八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
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
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
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
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二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
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
山靈應祕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
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峰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
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
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
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
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
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
夜深忽起蓬萊致，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架裳散雨花；
一百六峰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
山空仙骨葬金槲，秋暖石芝抽玉芽；
獨揮談麈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
雲外開丹井，峰頭耕石田；
月明猿聽渴，風靜鶴參禪；
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譚；
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
香細雲嵐雜，窗高峰影遮；
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
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
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峰；
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蹤。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尙有祠。竹深荒舊徑，薜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素題詩。謫仙棲隱地，千載尙高風。雲散九峰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蹤。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峰，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颼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瀟。夜久羣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一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却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靄。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峰

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一一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迴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頽頽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颺。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一一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崢嶸；失足墮煙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闐闐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綺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真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

出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衛北恆西泰華，俯視僂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雌伏，煖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過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雪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闕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羣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頽頽，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尊鱸况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况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迴；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厓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墾！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簷，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淒其以風；倏兩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暝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牝事宜早，蹇蹇匪爲節，齟齬末達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床。峰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閉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此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雙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閹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間，誦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抃之二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况茲萬里隔！戀戀歧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磋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峰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鶴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囷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二

深河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躄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子敢。力爭毫釐間，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嘘吸，誰自嘆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晉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聞命。如何園中土，空谷以為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櫺。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瓊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為期。

南遊二首

元明與子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雁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二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轡，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辨？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弈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二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一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二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親。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潤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二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一纒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醕旋羅列，話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邈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攜玩義易。

其二

衡廬曾有約，相攜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蹤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鵲無寧枝。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
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
層樓雨急青林迴，古殿雪晴碧嶂迴。
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
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
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纒隨意濯清漪。
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
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
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
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
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峰雲。
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
便欲攜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
重看骨肉情何限，况復斯文約舊深。
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
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
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
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

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富，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王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枻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憤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峰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裡存舊典，揖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二首

王陽明詩集 卷一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二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沉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脩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脩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簾篋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

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暝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義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閭；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總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卽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尙堪踵；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沉勇。

涉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嶽，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普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閒曉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

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峰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食石上芝。偃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濕，不獨病齒畏止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峰巒益開霽，亂流蕩槳濟倏忽，繫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子勤指顧。柳溪梅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峰闕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逼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况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巧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盃，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看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興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暝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仙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

心，尙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尙屯疑，使我懷悱悞。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子來，飛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旣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晉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噫。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饘粥且傾囊，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汜。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逡巡緣汜湄，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糴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楚人有間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

懷綈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壁，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豔，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飢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蓋從新入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鷄鳴尙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瀟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躓岫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峰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沙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來年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儕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倩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厓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烟際弄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峰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峰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瀟疎，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閑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埭。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薰塞，夷坎仍掃灑。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

雖無柔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樽。汲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

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算瓢子！此心期與論？

蕭居糧絕請學於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溫見。山荒聊可田，錢鏹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攻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未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徐，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蕘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蹤。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雖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蕭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廢，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爨薙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牕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冷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牆下棘，東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學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爨，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躅；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卽草鋪，忘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岵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靜馥常闕，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

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鴉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臆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一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巔，緊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讀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雁鶩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為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為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

方哀其窮，胡忍復相誣？鷓鴣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鷓鴣和胡韻

鷓鴣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縷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子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蒞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浙米石間溜，炊火巖中廬。煙峰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癰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界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樹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辨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審劇宜有紓。壘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斃，顧觀觀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官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峰影，窅然坐幽獨，恍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粟，深谷多淒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崖際，歷斧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穉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藍輿每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枻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取，思家獨切老萊

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蒼蘚春應遍石床。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紛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孚。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入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心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瞳瞳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餘，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

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蒼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羣峰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峰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衝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衣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床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掾，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入叉。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暫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情絕，門外羣峰玉筍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春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樓臺脚倒影，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頽。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床。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槿，閑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托蹤；斷鶯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甯期尙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穉兮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疎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菴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豔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筋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

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取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仙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巖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遠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線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闌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臙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遠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
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
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
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花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
却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
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
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一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
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
江謬信薄聊相慰，世路多歧謾自吁；
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
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
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
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
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
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
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遇江門崖

三年謫宦阻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
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羣；
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
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
雲起峰頭沉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
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

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廟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尙沮東歸棹，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煙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霽夜

雨聲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閭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閑，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暮，雲捲青峰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精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自鳥

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
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
却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微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
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
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照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
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
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二山晚眺

南望長沙香靄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
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
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鵝？
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迴月明多；
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淥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
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
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學觀書林玉機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仙台依鶴侶，書留蒼筆看鵝羣。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卷二 詩

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尙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一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閉卻釣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王陽明詩集 卷二

四一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床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

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否？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却慙慙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其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法。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潯？
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碧蘿春自閑；
樓閣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
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增

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途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
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

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峰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樓；
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
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爲稻梁？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毋能忘虞？安居尤穿擄，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閉竹房。逢僧或停棹，先掃白雲床。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興，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磡。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霧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見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遡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懼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入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行。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起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閒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楊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王陽明詩集 卷二

四五

辰州劉易仲從子滌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己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滌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夏苦心，惓惓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閤。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未學久化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蟠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檜袖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廉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二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猿擽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凝塵蹤正自縉籠，在一宿雲房尙未能。

答朱伯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眇眇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底，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同鴈新秋寄綵霞。

簷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枕，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峰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供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二

滌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班。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憤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
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沂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
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二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旣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噉噉避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曠，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

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鸝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暫棲巖，避喧寧避世。繫子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峰，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滌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牕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二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莠深。濬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濬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羅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鶩。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旣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

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熾妍。世學如剪綵，妝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子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惺惺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一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伯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逃處，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峰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能峰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

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辨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辨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敘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哀此下民，靡屈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楹。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暗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昔彼叔季，沉湎以逞，彙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咎；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沾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峰久相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筐筥。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門歷，淙壑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猿景耀回吟，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峰月升烟宇。曾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健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茆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歧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國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閑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簔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篔簹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峰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所懷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祭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能；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烟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峰頭見說連閭闔，幾欲排雲尙未曾。

登閱江樓

聲；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橫；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二首

蕤；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蕤；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細尙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願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峰晴季晚羲

寄張東所次前龍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

送劉作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迥，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蕭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藥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有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孤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瀾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簑。溪雲曉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二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籬。順水飛檣來賈舶，絕江喧浪舞漁篴。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峰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日仁買田書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書上耕，連簑應已出烏程。荒會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舫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閑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虔是接壤；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曾解挹漿；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濔。

還韻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尙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刑太守韻一首

虞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瘼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徙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却憐人世尙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峰入望

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峰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濕。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岩棲寄盤渦，沉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岩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

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荏苒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疴非遯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峰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倚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一二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聞說東歸欲問舟，滯遊方此復離憂。却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猶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道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

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卽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鄒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却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慢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聽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茵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間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井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

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蓴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莆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己卯年奉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
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鑿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室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蒼自嗟力盡螻蟻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餞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衙磨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旱尙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十月至杭）王師遺人進寧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

劄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閑晝，藥裹牕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尙淹

習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

歸興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峰高。

卽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峰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尙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尙勞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尙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閑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煙。

泊金山寺（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迴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尙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尙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足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揚籛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一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謨。

其二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逕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脅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蠹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

登嶽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一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灑瀨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雪

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卽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辭蝕秋螺殘老翠，蟻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趺須着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線，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沙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歎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挑符換早扉。

其一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有遺謨。

其二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營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闥闔拜重

曉小臣諷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二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鑿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飢。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綠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徑遙。僧與白雲還瞑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宿夜迢迢。

舟過銅陵野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剗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切。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募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峰，十日高眠雷雨。中霧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却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瀕洞祕靈湫。峽圻開雷斧，天虛下月鈎。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瞻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州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鬢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王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颺振玄岡，頽陽薄西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蕪。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尙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械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綠獨在，蓬牕剛對一峰青。

東風漠漠水瀼瀼，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蹤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往林隈，謝得黃鸞日日来。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啣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峰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着漁舠。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巖。長風捲浮雲，寒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辨。

豐城阻風（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鈞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旆二生與醫官陶野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旆二生頗好奇，偶逢陶壑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整請登高覘路歧。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咻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嶽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壑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轡疊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裁。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二

拔地千峰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峰月上寒空。鳥鳴蒼磧底，僧往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蹈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闐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祕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朝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峰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自然雙峰，可以發深省。歸途有僧自荃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授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却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文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丈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一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脈脈回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酌酩，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蒼松盡長青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磴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同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明，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日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尙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鐔掃浮陰，九十九峰如夢醒。羣巒踴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閭闔，鸞駟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閑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紗；癡兒公事真難了，風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山寺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一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峰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子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願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卽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

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廿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嗚呼下鷄，引類呼羣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翔從廖廓。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子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子先掃峰頭石。

紀夢（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

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甯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冀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右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暮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探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房山次黃山谷韻

吾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雲石緣欹逕，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險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棧。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荑。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還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催。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聞寂辭喧囂。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烟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漸時令，聊復題詩寫我

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闔闔遠從雙劍闢，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蹤。

月下吟二首

霧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沤。

依依牕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烟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闌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鬪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竇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霧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霧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妝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二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
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二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礙，每當快意事，退然思尋殆，傾

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歌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東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錫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噓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嗷嗷。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為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粟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同，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

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歧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尙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一一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寧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更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虞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為錢翁希明別號題（錢翁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珠小小，一舉六鰲未足散。」敢問何如其為漁耶？「吾將以斯道為網，良知為網，太和為餌，天地為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勝事縱為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峰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二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峰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煙滴稍尚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未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鶉鳩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

尋年年開落渾閑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坤乾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二首

爾身各各有天真，不問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蒼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鶴鷄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願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道。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廖，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

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况，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搆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壑靜響江聲，牕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抵；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

傷，果哉未難矣！

右正德已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以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峰灑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咸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一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以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尙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尙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關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峰山擎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子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

謁伏波廟二一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為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增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漸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襁負歸搖撞，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畝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繻綺綴旌旌；聖朝恩澤寬如海，甌鮒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宜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宜

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懃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餐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聲裡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陽明詩集終

王陽明詩集卷二

王陽明書牘目錄

卷一 書一（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原卷四文錄一）

與辰中諸生（己巳）	一
答徐成之（辛未）	一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二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二
寄諸用明（辛未）	三
答王虎谷（辛未）	四
與王宗賢（辛未）	四
二（壬申）	五
三（癸酉）	五
四（癸酉）	六
五（癸酉）	六
六（丙子）	七
七（戊寅）	八

與王純甫（壬申）	八
二（癸酉）	九
三（甲戌）	一〇
四（甲戌）	一〇
寄希淵（壬申）	一一
二（壬申）	一一
三（癸酉）	一一
四（己卯）	一二
與戴子良（癸酉）	一三
與胡伯忠（癸酉）	一三
與黃誠甫（癸酉）	一四
二（丁丑）	一四
答天宇書（甲戌）	一四
二（甲戌）	一五
寄李道夫（乙亥）	一六
與陸元靜（丙子）	一七

二(戊寅).....	一八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元靜(丁丑).....	一八
與楊仕德薛尙謙(丁丑).....	一八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一九
二(戊寅).....	一九
三(庚辰).....	二〇
與薛尙謙(戊寅).....	二〇
二.....	二〇
三.....	二一
寄諸弟(戊寅).....	二一
與安之(己卯).....	二二
答甘泉(己卯).....	二二
二(庚辰).....	二三
答方叔賢(己卯).....	二四
與陳國英(庚辰).....	二四
復唐虞佐(庚辰).....	二五

卷二 書二(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原卷五文錄二)	
與鄒謙之(辛巳).....	二五
二(乙酉).....	二六
與夏敦夫(辛巳).....	二六
與朱守忠(辛巳).....	二六
與席元山(辛巳).....	二七
答甘泉(辛巳).....	二七
答倫彥式(辛巳).....	二八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二九
答方叔賢(辛巳).....	二九
二(癸未).....	三〇
與楊仕鳴(辛巳).....	三〇
二(癸未).....	三一
三(癸未).....	三一
與陸元靜(辛巳).....	三一
二(壬午).....	三二
答舒國用(癸未).....	三四
與劉元道(癸未).....	三五

答路賓陽（癸未）	三五
與黃勉之（甲申）	三六
二（甲申）	三六
答劉內重（乙酉）	三九
與王公弼（乙酉）	四〇
答董雲蘿石（乙酉）	四〇
與黃宗賢（癸未）	四一
寄薛尙謙（癸未）	四二

卷三 書二（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原卷五文錄三）

寄鄒謙之（丙戌）	四二
二（丙戌）	四三
三（丙戌）	四四
四（丙戌）	四五
五（丙戌）	四六
答友人（丙戌）	四七
答友人問（丙戌）	四八

答南元善（丙戌）	四九
二（丙戌）	五〇
答季明德（丙戌）	五一
與王公弼（丙戌）	五二
二（丁亥）	五三
與歐陽崇一（丙戌）	五三
寄陸原靜（丙戌）	五三
答甘泉（丙戌）	五四
答魏師說（丁亥）	五四
與馬子莘（丁亥）	五五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五五
與黃宗賢（丁亥）	五六
答以乘憲副（丁亥）	五七
與戚秀夫（丁亥）	五八
與陳惟濬（丁亥）	五八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五九
與錢德洪黃汝中（丁亥）	五九
二（戊子）	六〇

三(戊子).....六一
答何廷仁(戊子).....六一

卷四 書四 (原卷二十一外集三)

答佟太守求雨(癸亥).....六一

答毛憲副(戊辰).....六二

與安宣慰(戊辰).....六二

二(戊辰).....六三

三(戊辰).....六四

答人間神仙(戊辰).....六五

答徐成之(壬午).....六五

二(壬午).....六六

答備柴墟(壬申).....六九

二(壬申).....七一

答何子元(壬申).....七二

上晉溪司馬(戊寅).....七三

二(己卯).....七四

上彭幸菴(壬午).....七五

寄楊邃菴閣老(壬午).....七五

二(癸未).....七六

三(丁亥).....七七

四(丁亥).....七八

寄席元山(癸未).....七八

答王臺菴中丞(甲申).....七八

與陸清伯(甲申).....七九

與黃誠甫(甲申).....七九

二(甲申).....八〇

三(乙酉).....八〇

與黃勉之(乙酉).....八〇

復童克剛(乙酉).....八一

與鄭啓範侍御(丁亥).....八二

答方叔賢(丁亥).....八二

二(丁亥).....八三

與黃宗賢(丁亥).....八三

二(丁亥).....八四

三(丁亥).....八四

四（戊子）	八五
五（戊子）	八六
答見山家宰（丁亥）	八六
與霍兀崖宮端（丁亥）	八七
答潘直卿（丁亥）	八七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八八
寄何燕泉（戊子）	八八

卷五 書五（原卷二十七續編二）

與郭善甫	八八
寄楊仕德	八九
與顧惟賢	八九
與當道書	九二
與汪節夫書	九三
寄張世文	九四
與王晉溪司馬	九四
與陸清伯書	一〇一
與許台仲書	一〇一

又	一〇二
與林見素	一〇二
與楊邃菴	一〇三
與蕭子雍	一〇四
與德洪	一〇四

王陽明書牘目錄

王陽明書牘

卷一 書一（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

癸，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外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論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前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尙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尙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尙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祇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旣往，催促日至滌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旣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癸酉）

滌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旣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往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愆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

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是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間，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前，真是烘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

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栖栖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入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

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尙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

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紙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退縮，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邪，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歎？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誠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癸酉）

希顏莞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寔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皆棄，痛割之極，廢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有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

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貴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闕，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蒲，一聞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癸酉）

汝成相見於滌，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朋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尙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

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闡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卽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尙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爲助，聊就來論，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

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字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

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如何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宥遽中不悉。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此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興陸元靜（丙子）

書來和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脩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

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鶩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旅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去，欲與二三友來田書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誠（丁丑）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季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廉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我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尙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

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脩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更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季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季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效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會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

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季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卽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卽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梟梟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

入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雋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預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旣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

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吾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竄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僕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伴蒙醫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甯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脩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感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循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

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疏，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疎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撒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作，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卷二 書二（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粹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卽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

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嘗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尙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

予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儘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聞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疎密，枝葉之高下，亦欲

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癸未）

此學蕪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吮吸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爾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穴，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

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檢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癸未）

別後極想念，尙得尙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旣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勵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旣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册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託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

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甯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哀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狃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

心。一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會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子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其無私。」

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口口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

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脩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一一（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微動微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人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鸞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歷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

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

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尙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如不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歟？

答劉內重（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尙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

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邈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徐，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聞及之。

答董澐蘿石（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爲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開；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尙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尙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

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學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祕，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度，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會論及否？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冕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知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卷三 書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

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因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實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蕘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捉

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旣爲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旣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刻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嘔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同之也。而謙之願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

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瓠硤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倏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尙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

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辱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

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竟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歎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

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竟衡心鬱悒，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愛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施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同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油，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譏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頃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曷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

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舜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子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常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爲之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辨

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聞中會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循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癖，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曩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恚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

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發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款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功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

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顧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端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入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讒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

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旣！此道之在人，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旣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旣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卽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功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此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

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論，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功去，當不能有他歧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驚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未能多及，千萬

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療草。

卷四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會不少殊於市井輩，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窳滯，禁抑奢繁，淬誠滌

慮，痛自悔責，以爲入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旄，遣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埃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

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黃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議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入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先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吸呼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

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一（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

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

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評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願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庵？興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興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視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壬申）

盛价來，道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

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俵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貴之已，貴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闌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

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己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願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大哀乎？往時

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各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壬申）

來書云：禮會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

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戊寅）

擲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

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鶩，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搖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喚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己卯）

齋奏人同，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

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同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薦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輻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我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

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多，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

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定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債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効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襪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其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庵中丞（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忭，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欻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聞幸示！

與陸清伯（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尙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託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聞。

二（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交持，離羣索居，卽未免墮惰；諸公旣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泄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旣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甯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入，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蓄之深，而必以投入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入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讓讓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

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踈謬，招尤逮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

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一一（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各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其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憐遺，此痛何極！數日間

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

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尙何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邃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元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旣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

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入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忽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

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旣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旣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甯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

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事養高歸榔，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廛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榔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卷五 書五

與郭善甫

宋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已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旣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旣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喻，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旣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

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畷上，畷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克，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聞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東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淵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

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郝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郝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侯、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涖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論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涖頭，且半月矣；涖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涖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涖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

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穴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鑿與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鑿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茶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穴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洵洵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期以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入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峯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旣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

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為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為草略，迄今以為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

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道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

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爍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取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差，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疴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

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懷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探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驚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臺簷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蔭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

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誣，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阻，遂不敢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疴瘡，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舍刻於無涯矣。昏憤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

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疊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窺，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

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取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啞，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况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願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

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知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誅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願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莞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

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報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贗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矣；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宥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陽明書牘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79B

